

在殉国将士葬礼上的讲话

（古雅典 伯里克利

公元前 431 年于雅典

伯里克利（约公元前 495—公元前 429），古雅典政治家、军事家。出身名门，却推崇奴隶主民主政治。自公元前 444 至公元前 429 年，连续十五年出任军事委员会首席将军，成为雅典的实际统治者。执政期间，对内推行、完善了奴隶主民主制，鼓励工商业和文化发展；对外与波斯言和，对斯巴达发动伯罗奔尼撒战争，加强提洛同盟，维护雅典海上利益，使雅典进入鼎盛时期，被称为“希腊的学校”。

本文是伯里克利在雅典与斯巴达战争中阵亡将士葬礼上的讲话。

我不想借助一篇冗长的演讲来评述一些并不为你们所熟悉的问题，所以无论是那些取得了赫赫战绩的军事行动，还是我们父辈们英勇抵抗希腊内部、外部敌人的战役，都不在我此次演讲之列。我所要提到的，首先是我们已经得到证实了的精神，我们的宪法和我们伟大的生活方式。然后，我将对我们的阵亡将士奉上我的赞美之词。在我看来，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进行这样的演讲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另外，今天在这里集会的人们，包括公民和外国人在内，你们听了这篇演讲之后，一定会觉得从中受益匪浅。

我要指出的是，我们为拥有这样的政体而感到无比欢欣鼓舞。我们不羡慕邻国的法律，因为我们的政体足以成为其他国家的楷模，且出于雅典之独创。我们的这个政体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体^①，是因为政权不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是为全体人民^②所共同拥有。无论能力是大是

^①即奴隶主民主制。

^②即奴隶主和自由民，不包括奴隶在内。

小，人人都可享受到为法律所保障的普遍平等权利，并在成绩卓著时享受功名；在某人担任公职时，人们率先考虑的不是他属于哪个家族，而是是否具有真正的才能。家境贫寒绝不会成为一个人仕途上的障碍。无论是谁，只要肯于为祖国效力，都可以畅通无阻地从默默无闻获得荣升。我们的政治生活自由而公开；我们无所顾忌地共享着亲密无间的日常生活；我们既不会因为邻居的胡作非为而心生烦恼之意，也不会对他大加呵斥——这样做不但伤害了对方的感情，还无补于事。这样，我们一方面可以任意而大度地与他人进行往来，另一方面又不致以任何理由触犯法律。

对于受法律保护当权者，我们表示服从；对于那些保护受压迫者的法律本身，我们就更是如此，它们虽然尚未形成文字，可一旦违反，却被公认为是一件耻辱的事情。

另外还有一点，为了修身养性的需要，我国法律还特意制定出十分频繁的节假日。各种定期的赛会和祭祀终年不断。我们华丽而风雅设施美奂绝伦，蔚为壮观，欢愉的气氛使忧郁无藏身之处。我们的雅典城如此伟大，以至把世界各地美好的产品都云集于此。这些精美的产品和国内产品一样，给雅典人带来了充分的享受。

我们在军事安全上也远胜敌人，我们制定出的方针与敌人的方针有着很大的不同。你们可以从我下面的描述中窥见一斑：雅典的大门是向世界敞开的；我们从不担心敌人会窥测到那些对他们有利的军事秘密，从而使我们蒙受损失，更从不以此为由，把那些前来寻求进步和观赏风景的外国人驱逐出境；这是因为，我们所依靠的并不是战备和谋略，而是公民们与生俱来的爱国热忱和行动。在教育方面，我们和他国同样有很大差别。为了使人们变得勇敢起来，斯巴达人从孩童时代起，就接受到最为严格的训练；我们的生活之中并没有这些严格的训练，可是我们却和他们一样，随时都可应对突如其来的危险。下面的事实即可证实这一点：当斯巴达人向我国发动进攻时，他们从不单独采取行动，而是和盟国一起前来；而当我们向敌人发动进攻时，却只是由我国单独来承担进攻的任务。尽管如此，尽管我们是在外地作战，尽管他们是在为保卫自己的家乡而战，可经常遭受失败命运的人却是他们，而不是我们。事实上，敌人从来也没有遇到过我们的全部军力，因为我们不得不分散自己的精力，让我们的海

军和陆军去同时执行许多项任务。如果敌人在和我们一个支队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他们就自吹自擂，说他们打败了我们的全部军队；而如果他们遭受了失败，他们就宣称我们是以举国之力打败他们的。我们的胜利来自于我们轻松的心态，而不是艰苦的训练；我们的勇敢是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不是国家的法律逼迫我们非要这么做不可。我认为这正是我们的优点所在。我们不必把时间花费在忍受尚未到来的痛苦上，可当我们真的遇到痛苦的时候，我们却表现出了和那些经常进行训练的人们一样的勇敢精神。在我看来，这是我们城邦中非常值得夸耀的一点。

在生活方式上，我们爱好美好的东西，却并未因此走上奢华的道路；我们钟情于智慧，却并未因此陷入孱弱；我们乐善好施，却不愿通过自我吹嘘来显示富有。承认贫困并非可耻之事，为摆脱贫困不择手段才真正为人所不齿。在我们这里，人们不仅关心个人事务，对国家大事同样不能忘怀；即便那些为生计四处奔波的人们，也不乏足够的参政能力，这也是我们的特点之一。雅典人认为，不参与国事者绝不仅仅只是懒汉，更是平庸之辈。我们雅典人能做出最准确的判断，并善于发现隐藏在事物背后的隐患。我们不认为言论会妨碍行动，而未经辩论并做好充分准备就贸然采取行动，才是最冒失的行为。这是雅典人与众不同的优点：行动时我们信心十足，行动前我们要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有些人的勇气来自无知，当他们停下来稍加思索，立时便成了懦夫。对战争的灾患与和平的甜美了解得最为透彻的人才是最勇敢的人，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临危不惧，面对未来勇敢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

在关于友谊的问题上，我们也与其他民族有所不同。我们结交朋友的方式是给人以好处，而不是一味从朋友那里索取。这便使得我们的友谊更加坚固，只要我们继续对他们表示出好感，他们必将对我们的涌泉相报。可是对那些受惠于我们的人而言，在感情投入上则缺乏足够的热忱，因为他们十分清楚，他们报答我们时就像是在偿还一笔债务，而不是自动地给予恩惠。在这方面我们与众不同。我们在给予他人以恩惠时，并没有估量到我们的利害得失，而只是出于我们的慷慨大度，纯属无怨无悔之举。总而言之，我可以下一个断语：我们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我们之中

的每一个人都具备了完美的素质，都有能力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施展自己的能力，都能以最优雅的言行举止和最雷厉风行的作风去进行各项工作。为了证明我在典礼上所说的这一切并非自我吹嘘之词，而是真正的事实，我请求诸位好好思索一番，正是凭借着我在上面所提到的各种优良品质的支撑，我们的城邦才获得了现在的发展。就我所知道的诸多国家而言，在面临困难的时候，雅典所表现出的承受力要比一般人想象的还要伟大。在雅典——也只有雅典，入侵的敌人才不会以失败为耻辱，受它统治的居民才不会因统治者不够资格而牢骚满腹。是的。我们所遗留下来的帝国的标志和纪念物数不胜数。不仅是现在，就是后世也会对我们大加赞扬。我们不需要荷马的歌功颂德，也不需要任何人的歌功颂德，他们的歌功颂德只能使我们称快于一时，而他们对于事实的估量远不能代表真实的情况。因为我们的冒险精神已经渗透进每一块陆地和每一片海洋；我们到处使我们的朋友因我们而受惠，使我们的敌人因我们而痛苦万分；在这些事情上，我们给后代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这就是这些人肯于为它而战、为它而死的伟大城邦，因为只要他们一想到会失去这个城市，就会不寒而栗。对于我们这些生存于他们之后的人而言，忍受一切的苦痛、为它服务很自然地便成为我们的不二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喋喋不休地用了这么长的篇幅来讨论我们的这个城市，因为我想清楚地告诉诸位，我们所争取实现的目标较之那些没有我们这么多优点的人争取实现的目标要远大得多；因此，我想通过事实更加清楚地表达我对阵亡战士们的称赞之情。我已经把称赞他们的最重要的部分讲完了。我已经称赞完了我们的城邦，可是真正使我们这个城邦放射出迷人光芒的是这些人以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坚定勇敢和英雄气魄。你们会发现，他们的所作所为绝非言辞所能言尽。在所有的希腊人之中，真正像他们这样的人可谓少之又少。

在我看来，无论是初次展示也好，最终证实也好，这些人的死亡已经将英雄气魄的伟大意义诠释得淋漓尽致。毫无疑问，他们之中有些人身上有着这样那样的一些缺点，可我们首先应该铭记的，却应该是他们奋勇抵抗敌人、捍卫祖国荣誉的英勇行为。他们的优点足以抵消他们的缺点，他们对国家做出的贡献要远远多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造成的危害。在

这些人之中，没有人因为贪图日后的荣华富贵而变成懦夫，也没有人妄图从这个危难的日子中脱身而逃，以图苟延残喘。他们希望看到的不是这些，而是敌人的失败。在他们看来，这才是最光荣的冒险。他们甘愿承受这个风险，奋起击溃敌人，而将其他的一切弃之脑后。他们把成功抑或失败交给希望女神去抉择，在战斗打响的时候，所信赖的只有自己。在他们看来，宁可战死沙场也比临阵逃脱要光荣得多。所以他们没有遭到他人的责难，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了敌人的冲锋；转瞬之间，他们在生命的顶点、光荣的顶点——而不是恐惧的顶点——离我们而去了。

这就是他们的行动，他们无愧于他们的城邦。作为生者，我们企盼着不会遭遇到和他们同样的命运，可是一旦敌人来犯，我们一定要表现出同样的勇敢精神。这不是单纯从理论上估算优点的问题。我可以列举出很多击败敌人的好处（关于这一点，你们和我一样熟悉）。我宁愿你们每天都把希望转移到希腊的伟大上来。它是如此伟大，值得你去为它付出真爱。当你意识到它的伟大的时候，不妨回忆一下，它的这些伟大正是来自于那些甘冒风险的人们、意识到他们责任的人们、以不达某种目的为耻辱的人们。如果他们在事业上遭受了挫折，他们便下定决心，不让他们的城邦发现他们是一些怯懦之徒，而是尽可能地将自己最美好的东西奉献给国家。为了这个国家，为了我们全体大众，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他们自己则把最永久的赞美留在了坟墓之中——这不是安葬他们遗体的坟墓，而是他们的光荣永驻人们心中的地方，每到适当的时刻，它们总是会对人们产生强烈的激励。对那些最为著名的人来说，他们把整个地球都看做了自己的纪念物；他们的纪念物不仅是祖国坟墓上刻出来的铭文，而且流传到国外；他们使自己的英名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灵之中，而不是雕刻在有形的石碑上。你们应该以他们为楷模。你们必须记住：只有自由才能换来幸福；只有勇敢才能换来自由。面对着艰险的斗争，一定不要松懈。可怜人和不幸者并不会成为不怕死的人，因为他们看不到幸福生活的希望；而那些生活在幸福之中的人们则与之截然相反，因为他们的生活有可能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敏感地意识到，如果事情变得不堪设想，将对他们产生严重的影响。一个聪明人绝不会不知道，因为自己的怯懦而引发的耻辱是一件比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之下意外地战死

沙场更为痛苦的事情。

因为这个原因，我并不打算哀悼死者的父母，虽然他们大都聚在这里。我要竭力劝慰他们，他们深知他们正生活在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之中。可是像阵亡战士一样英勇而死的人和你们这些光荣地凭吊他们的人一样，都是幸福的；他们将幸福和死亡一同安插在生命之中。我知道，我很难在这一点上说服你们。当你们看到别人快乐时，你们也许会回想起曾经引发自己快乐的那些事情，一个人绝不会因为自己的经验之中缺少了从未有过的好事情而心生悲哀；只有看到荣华富贵彻底远离自己而去才是真正值得悲哀的事情。你们之中那些年龄适当的人们应该继续坚持下去，争取多生育一些儿女。这些新生的儿女们会让你们在家庭生活中忘记死者，也会适时地填补上城邦防卫的空缺，为它的安全提供保障。一个人如果不肯和其他人一样，以儿女生命为代价，那么他就不可能对我们的事务提出公正而诚恳的观点来。对于你们之中那些年事已高、已无生育能力的人来说，我奉劝你们把曾经享受到幸福的大部分时光视为生命中的一个收获，记着余年已不多，在想到死者的美名时，要更加想开一些。只有光荣感是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年消退的；当一个人年老力衰之后，他最后的幸福并不是如诗人所描绘的谋一己之私利，而是得到同胞们由衷的赞美。

对于你们这些死者的儿子们和弟兄们，我可以预见到你们艰苦的未来生活。人们总是会把赞扬之声奉献给死者，即使你们具备了他们所具有的英勇无畏，可你们所得到的荣誉却很难达到他们那样的高度，更不要说和他们同日而语了。当人还健在的时候，他总是会对那些和他竞争的人心生嫉妒之意，可是当人去世之后，他却会得到人们由衷的尊敬。

你们中间有些人成为了寡妇。对于她们的责任，我只想奉送上一句忠告。对你们而言，没有低于女性应有的标准就是你们最大的光荣，尽管男人们很少在意到妇女们的光荣所在。可不管人们是对你们大加称赞，还是妄加批评，你们都因你们的丈夫获得了荣誉。我已经按照伟大的法律说了我应说的一切。我们对死者的祭祀暂时到此为止，他们的儿女在成年之前，将会得到政府的资助。这是国家给予死者和他们儿女们的花冠和奖品，以对他们所经受住的考验表示酬劳。凡是在给予勇敢最大奖

赏的地方，你们都将会寻找到人民之中最优秀、最勇敢的精神所在。对于你们阵亡家属的哀悼到此宣告结束，你们可以散开了。

临终前的演讲

（古希腊）苏格拉底

公元前 399 年于雅典

苏格拉底（约公元前 469—公元前 399），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生于雅典。早年随父学雕刻，靠自学成为一名很有学问的人。苏格拉底一生致力于哲学研究和社会活动，引导人们认识、追求美德。主张“知德合一”说，认为“美德即知识”、“作恶即无知”，鼓吹灵魂不灭和灵魂轮回。公元前 399 年，苏格拉底以“不虔敬和败坏青年”的罪名被雅典城邦公决处死。苏格拉底生前并无文字传世，其言行均收录于其弟子柏拉图《苏格拉底言行录》中。

这是苏格拉底临终前进行的演讲，为柏拉图所记录。

亲爱的雅典同胞们：

时间已经所剩无几，那些使雅典城蒙受耻辱的人将会受到你们的一致谴责，因为他们处死了那位智者苏格拉底；而那些同样使你们蒙受耻辱的人则称我是智者，而实则不然。如果你们再耐心等上一些时间，自然会将那些终结一生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因为我已近古稀之年，所剩的日子屈指可数。可是我这并不是对你们，而是对那些想置我于死地的人说话。同胞们，或许你们以为我之所以获罪是因为好辩的缘故，其实如果说我好辩的话，那么只要我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我或许还可以试着说服你们，替自己辩护，从而赢得免于死的机会；其实我不是因为好辩而被治罪，而是被指控犯下了胆大妄为，向你们宣传异端邪说的罪行，虽然那些话和平常别人讲给你们听的话并无二致。

可是我并不认为一个人为了避免危险，就必须放弃作为一个自由人应该具有的权利，也不后悔我现在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替自己进行辩护。我宁可选择死亡，也不愿意因为辩护求得生存的机会。任何人，无论是我

还是其他的什么人，在审判或者是战斗的过程当中，无论采取何等方式逃避死亡都不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在战时，一个人如果想逃避死亡，他可以选择放下武器，屈服于敌人的怜悯之下；况且，还有许多逃避死亡的方式，如果他敢说、敢说的话。

可是，雅典的同胞呀！逃避死亡并非难事，要避免堕落才是难上加难，因为它比死亡来得还要迅捷。因为上了把年纪，动作迟缓，所以我被死亡追上了；而那些控告我的人，他们一个个年富力强，充满活力，却被跑得更快的邪恶和腐败给追上了。现在，我即将因为被他们判处死刑而离开这个世界；可他们却背叛了真理，犯下邪恶不公之罪。如果要我接受惩罚，他们也难逃其咎，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接下来，我就要对你们申明到底是谁宣判了我的罪责，你们的命运又将如何，人在将死之际，往往会变成先知先觉之人，现在的我就是这样。同胞们！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们，究竟是谁想置我于死地的吧！并且在我死后不久，你们就会遭到天神宙斯的惩罚，比你们加在我身上的惩罚更加惨烈，虽然你们自以为可以不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可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实际情况绝非如此。控告你们的人会更多，而且由于我的从中限制，你们现在看得并不清楚；因为年轻，他们会更加凶猛，而你们也将更加狂怒。如果你们认为只要把别人处死，就可以免遭人们的谴责，那你们就大错而特错了。这种逃避的方式既无实现的可能，也极不光彩，而另外一种较为光荣的方法则要简单得多，那就是不去抑制别人，而是注意自己，使自己趋于完善。对那些宣判我死刑的人说了这么多的话，我也该告辞了。

对于那些赞成我无罪的人来说，我正好可以趁着此刻法官正在忙碌，而我还没被押赴刑场之前，对你们谈一谈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样的事情。在我死前陪陪我吧！同胞们！我们就要互道告别了！此时此刻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碍我们的交流，我们被允许说话，我要把你们视为好友，让你们都知道刚刚发生在我身上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公正的法官们！我身上发生了一件非常蹊跷的事情，在平时，只要我一做错事，哪怕只是一件极为微不足道的小事，我的守护神也会发出他先知的声音来提醒我；可是今天，所有的人都看到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每个人都认为这是极为邪

恶的事情，可在我早上离开家门之时，在我来接受审判之时，在我将对你们进行演说之时，我却一点也没有听到神的警告。而在其他场合，他常常在我说了些什么，或者是做了些什么的时候出来反对我。那么，这是为什么呢？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对我而言反而是一种幸福；你们把死亡视为一种罪恶，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因为神并没有对我发出过这样的警告。

再者，我们甚至可以由此归纳出一点，那就是：死是一种祝福，具有相当的希望。死可以表示两重意义：一是表明死者从此将永远消失，不会对任何事物再有任何感觉；二者，就像我刚才所指出的，人的灵魂因此发生转变，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如果是前者的话，死者毫无察觉，就像熟睡的人没有做梦一样，对他来说死就是一种奇妙的收获。如果有人头一天晚上睡得很熟而且又没做什么梦，然后拿这个晚上和其他的晚上或者白天进行对比的话，他一定会说，在他一生所经过的日日夜夜当中，再也没有比这个晚上过得更愉快、更美妙的了。我想不止一个普通人会产生这样的认识，即使如国民也会做如是思考；因为一切的未来只不过就像是一个无梦的夜晚罢了。

反之，如果死是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说法是成立的，那么所有的死人都在这里。审判官呀，难道还有比这更伟大更幸福的事情吗？因为如果死者都到了阴间，他便可以摆脱掉那些把自己伪装成法官的人，在黄泉之中看到真正的法官在行使着他们的职权，比如弥诺斯、茨达曼提斯、埃阿科斯、特里普托勒莫斯以及其他一些半人半神，和活着的时候并无二致。谁能说这种转移是很可悲的呢？而且，还可以见到诸如俄尔普斯、穆塞俄斯、赫西俄德以及荷马等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倒真是希望自己可以常常死去，对我来说，住在那儿是一种更好的选择，我可以遇见帕金摩德特、忒拉蒙的儿子埃阿斯以及诸多被含冤处死的古人。拿我的遭遇和他们做比较，我还是相当愉快的。

可在那里最大的快乐还是花些时间去研究研究每一个人，就像我在这里做的一样，去看看谁是真正的智者，谁是伪装的智者？审判官呀！谁会放弃好好研究研究那个率领大军对抗特洛伊城的人的机会呢？或者是俄底修斯？或者是西绪福斯？或者是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不论是男是

女，我们经常会提及的人。和他们交谈、联系，询问问题，真是无上的欣慰。当然，那里的法官是不会宣判人死刑的，因为住在那儿的人在其他方面比住在这儿的人幸福多了，所以他们是永生不朽的。

所以说，你们这些法官只有对死心存敬意，才会对未来充满希望。仔细想想这个问题吧，对一个好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善恶之分的，不论他是死是活，或者是他的事情碰巧被神所忽略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绝非偶然，对我来说，现在的死便意味着可以摆脱掉一切的烦恼，这正是我希望看到的。神并没有阻止我，于是我对那些想置我于死地的人也就不再怀恨在心，也不打算反对那些控告我的人了，虽然他们并不是据此来对我进行审判和控告，而只是想伤害我，他们在这一点上倒是应该受到谴责。

可是，我要求做下面的事情：如果我的儿子长大成人之后，置财富或者是其他事情于美德之上的话，法官们，请惩处他们吧！让他们痛苦，就像我让你们感觉到痛苦一样。如果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实际胸中空空如也时，责备他们吧，就像我责备你们一样。如果他们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同样对他们施以惩罚吧！如果他们这么做了，我的儿子将自你们手中开始得到相同的公正待遇。

已经到了我们要分开的时间——我将死去，而你们还会继续生活下去，可只有神才会知道我们之中谁会有资格迈向更好的国度。

反对迁往维爱

(古罗马) 卡米卢

公元前 388 年

卡米卢 (?—公元前 365)，古罗马将军、政治家。自公元前 396 年起，五度出任执政官。曾率军抗击高卢人入侵，攻克德尔斐城，为罗马城邦立下赫赫战功。

公元前 388 年，面对高卢人的劫掠，罗马居民纷纷要求迁徙，卡米卢便在元老院发表了这篇演讲。结果，演讲发挥了效力，罗马人决定重建家园，卡米卢也因此被尊称为罗马城的“再生之父”。

同胞们哪！同平民保民官的争辩使我感到十分痛苦，所以，在居住在阿底亚的这段日子里，远离这些冲突便成了我痛苦的流放生活中唯一的慰藉。如果仅就这些冲突而论，即便你们发布一千道元老院命令，或是通过人民表决来把我召回，我也决不会回来。我现在之所以回来，并不是因为我在这个问题上改变了主意，而是因为你们的命运发生了变化。当前最为迫切的问题是我的祖国究竟是不是应该安然不动地留在原地，而不是我是不是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留在国内。如果不是为祖国进行另一次战斗，即使现在我也甘于保持沉默，不发一言。只要生命尚存，不对祖国恪尽职守对其他人而言就是一种耻辱，对卡米卢来说，就更是一种莫大的罪行。如果在祖国光复之际我们弃她而去，那我们当初为什么还要把她赢回来呢？为什么在她被敌人重重包围之际，仍要把她从敌人的手中解放出来呢？当高卢人取得胜利并占有了整个罗马时，罗马的神灵和人民仍然坚守着神殿和城寨，仍然居住在那里。而当罗马人现在赢得了胜利并且收复了罗马时，难道反要我们放弃这些城寨和神殿吗？难道我们的幸运会比厄运使罗马遭受到更大的荒凉吗？即使我们在罗马城建立之时没有制定出相应的宗教制度且代代流传下来，可历经此次劫难，上天的意旨

已经非常清晰地显露出来，最少我个人深信不疑，所有对神圣崇拜视而不见的思想都已经从人们的生活中被剔除了。

同胞们哪！当你们看到或因崇拜或因漠视神灵而在人事上产生出如此重大的影响时，你们也许还没有意识到，当我们还未完全从我们从前犯下的过失和堕落所引发的毁灭中挣脱出来的时候，我们又在策划着多么深重的罪孽吗？我们的罗马城是通过占卜和兆象，在神的授意之下建造起来的；罗马城中没有一块地方不与宗教紧密相连，没有一块地方没有神灵的存在；所有正式的祭祀，就像它们都有指定的日期一样，也都有指定的地点。同胞们，你们要把所有的这些神灵——这些被国家所崇敬的神灵和在你们自己的祭坛上被供奉的神灵弃之不顾了吗？比起光荣的青年盖约·费边在被围困时的行为来，你们难道不觉得自己做得太差了吗？当他冒着高卢人的枪林箭雨，从城寨上走下来，在奎里那尔山上进行了为他的家族所规定的祭祀时，连敌人都以无比钦佩的目光注视着他。即使战争都不能阻止家族神圣仪礼的正常进行，难道你们竟愿意眼睁睁地看着国家的宗教礼制和罗马的神灵在和平时期毁于一旦吗？难道要大祭司们和佛拉门们对待他们的公共职能比私人对待自己家庭的宗教义务更加欠考虑吗？

也许有人会回答说，我们或者可以将这些义务放到维爱去履行，或者可以把祭司派到这里。可是，如果要想按照礼节来完成这些仪式，这两种方法都不可取。用不着——列举每个仪典和神灵，我只想问一句：在朱庇特神的节日大宴时，除了在神殿里以外，我们还能把他的卧榻铺设在什么地方呢？维斯塔神的永恒的神火和妥善保存在她的神庙之中作为我们国家保证的神像就更不用提了。而你，玛尔斯神哪！和你，父神奎利努斯啊！又该把你们的神盾放到什么地方才合适呢？难道你们希望把所有这些与罗马齐寿的，有些甚至是更为古老的神圣之物都抛弃在污秽的异地上吗？

祭司们又该做何考虑呢？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是一种多么重大的罪过吗？要知道，维斯塔贞女们注定只有一个住所，除了罗马城陷落，还从来也没有任何原因曾迫使她们离开那里。而朱庇特神的佛拉门更是为神法所限定，连一宿都不可在罗马城外驻留。难道你们要把这些神职人员从罗马的祭司变成维爱的祭司吗？维斯塔神哪！您的贞女们真的要抛弃您

吗？佛拉门要因他每夜在外留宿而给他自己和国家带来新的灾难吗？想一想在我们进行完正式占卜的仪式后几乎完全在罗马境内进行的其他活动吧！难道我们要把它们弃之不顾，故意加以疏忽和漠视吗？授予最高统帅权的库里亚大会，选举执政官和军政官的百人团大会——除了在经常召开它们的地点以外，还能在什么地方召开并且占卜吉凶呢？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一切都迁到维爱去吗？莫非说等到需要召开大会时，人们又要千里迢迢再回到这座已被神人共弃的罗马城吗？

也许你们会说，罗马城事实上已经遭到了亵渎，没有任何祭祀能够使它重新洁净起来，是形势本身的需要迫使我们离开已被战火摧毁、一切化为废墟的罗马，而迁往一切完整的维爱。我们不应该使已处赤贫之中的平民为了重建家园而承受痛苦。可是同胞们啊！我想，用不着我多说，你们心里很明白，这不过只是一个悦耳的托词罢了，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原因。你们还记得吗，远在高卢人到来之前，就曾有人提出过迁往维爱这一话题，而那个时候，无论是公私建筑还是罗马城还都在巍然屹立着。并且——保民官们，请你们注意：我的观点和你们有着本质的区别。也许你们会认为，即使那个时候不应该搬迁，现在也到了应该搬迁的时候了，可是——在你们听懂我所要表达的意思之前，请不要表示出任何的惊讶——我的意见却截然相反，即使在罗马完整无缺时迁往维爱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我们现在也决不应该放弃这片废墟。因为如果在那时迁往一个被我们所攻陷的城市，无论是对我们自己还是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而言，都将是一个极为光彩的胜利，可到了现在这个时候，这种迁徙只会成为高卢人的光荣，对我们而言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羞辱和痛苦。因为这将意味着，我们不是以胜利者的身份离开我们的祖国，而是因为被征服被迫流落他乡。人们一定会认为，这是由于阿里亚的逃溃、罗马的失陷以及神殿的被围等等，迫使我们不得不抛弃神灵，从无力保卫的地方流亡到异地去。难道高卢人能颠覆罗马，罗马人就不能使它恢复原貌吗？

难道仅仅因为建设上存在着一点困难，你们就准备允许这个罪恶，忍受这个耻辱吗？即使我们在重建罗马城的过程当中，建不起比我们祖国的开拓者们的茅屋更好、更宽敞的住处，难道在我们的神庙和神殿之间，像一个牧人或者农夫那样住在茅屋中，还不比作为一个流亡民族迁徙外

地更好吗？我们的祖先——牧人和难民仅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建造出一个新的城邦，那时，这里除了丛林和沼泽以外，四周一片荒凉；难道我们竟然置城寨与神殿依旧完好无损，各神庙仍然屹立的现实于不顾，逃避重建被烧毁的建筑物责任吗？如果是我们个人的房屋被烧毁了，我们每个人会付出什么样的努力呢？现在，罗马城被烧毁了，难道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就不想付出同样的努力了吗？

再说，如果或者出于恶意，或者出于偶然，维爱发生了大规模的火灾，火焰随风蔓延（这很可能发生），将城市的大部分焚烧一空，到那时我们是不是又该去注意腓德耐、盖比爱，或者是任何其他你们所能想到的城市，作为迁都的地方呢？难道我们的故土，这块被我们称之为祖国的土地，对我们就只有如此微不足道的吸引力吗？难道我们对祖国的热爱，仅仅停留在它的建筑上吗？虽然我苦难的过去不堪回首，虽然你们不公正的行为更是使我闷闷不乐，可我必须向你们承认，每当我在异地思念起我的祖国时，所有这一切——山丘、平原、台伯河、这片对我如此亲切的景物、这片我生长于其下的天空都会一一涌上我的心头。我是多么希望这一切所激起的眷恋之情能够使你们深受感动，使你们决心留下来，而不要在将她抛弃之后，让眼前这一切所引发的故国之思使你们眷恋不已啊。神和人共同选定这块地方作为城邦的所在，必定有其充足的理由。这里有振奋精神的丘，有宽广辽阔的河流，通过这条河流，无论是内陆各地的物产还是海外各地的货物，都可为我们所用；这里濒临海洋，可以获得海洋所能提供的一切好处，却又不至于离海太近，使之处于外国舰队的威胁之下；这里同时还是意大利的中心地带——无论从什么地方考虑，这都是一个适合城邦扩展的天然地理位置。城邦立国不久便拓展到如此大的疆域，这本身就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同胞们，今年是罗马建城的第365年，然而在与你们长期作战的所有那些古老国家中，单独的城邦自不必提，就说与爱奎拉人联合在一起的伏尔西人以及他们的所有工事坚固的城镇和雄视海陆、横贯意大利东西海岸的整个埃特鲁里亚——他们中没有一个可以在战争中成为你们的手。你们命运亨通，迄今一直如此。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又要去尝试另一种命运呢？消除这种想法吧！即使承认你们可以将勇敢转移到另外的地方去，这块土地的好运肯定是不

会随着转移过去的。这里有喀必多林山，从前曾经发现一个人头的所在地，这被认为是一个预兆，预示这里将会成为世界首领和最高权力的所在。就是在这里，当喀必多林山在占卜的仪式之下予以清除时，朱维塔斯神和德尔米努神却始终不肯被人移动，这曾使你们的祖先欣喜不已。维斯塔的神火就在这里；天降的神盾就在这里；所有的神灵都在这里，如果你们留下来，必将得到他们的祝福。

反腓力演说（第二篇）

（古雅典 德摩斯梯尼

公元前 344 年

德摩斯梯尼（公元前 384—公元前 322），古雅典雄辩家、政治家。三十岁时开始政治生涯，直至逝世，他一直都是雅典政坛的活跃人物。曾因反对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扩张政策发表五篇演说，从而为自己赢得广泛声誉，并亲自参加希腊联军与马其顿作战。公元前 322 年，马其顿人要求雅典交出德摩斯梯尼，他不得不离开雅典，随后服毒自杀。

在《反腓力演说 第二篇》中 德摩斯梯尼指责腓力破坏和约 怂恿墨塞涅和阿尔戈斯攻打雅典。

雅典人！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辩论的主题都永远指向腓力那充满敌意的阴谋诡计，指向他不断对和平犯下的暴行。你们在辩论中的发言充满了人性和正义的力量。其中有些人在猛烈抨击腓力时所表现的激情更会使他永远受到大家的敬爱。可是，实事求是地说，对于应该采取怎样具体可行的措施一事，迄今为止却没有任何人进行过尝试，更没有人将之付诸实施。

当然，在座的诸位比腓力更有资格为正义事业进行申辩，当它遭受到强权侵犯时也更有资格对此心生忧虑。可是，面对腓力目前的所作所为，我们到底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予以反对呢？你们在这些方面没有做出任何成绩。你们对可能的后果、对一切必要性、对一切必定如此的结局洞若观火，你们个个擅长此道，你们白白耗费了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可是，当腓力将他的阴谋付诸实施时，你们却还在那里喋喋不休着。如果你们认为只要用真理和正义的浩然之气去进行论辩就足以解决全部问题的话，那么一切就非常轻而易举了。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想挽救一下时下混乱的局势，提防因为漫不经心而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的巨大伤害，阻止可能